

第四章 相關文章

趙氏去世預告人間交替

文／張傑蓮

趙紫陽去世，應了北宋邵雍傳世之作〈梅花詩〉裏那句「火龍蟄起燕門秋，原壁應難趙氏收。」有高人解讀，說趙紫陽的一生有神靈安排。「火龍」語義中國共產黨為「紅色惡龍」，這句詩是預言「六四」事件，趙紫陽被打壓，和中共倒台。

中共的後事如何，幽靈的屍骨何時才收？

紫陽仙逝，給中共出了一個天大的難題，可謂天降生死卷，真能考死中共。其中關鍵就在於「悼念紫陽」與「告別中共」二者本身內在的不可分割的統一，中共只要是乾乾淨淨的悼念紫陽，就是在告別它自己，這將是中共對全世界發出的最大的自滅通知書。

有高人解讀，說趙紫陽的一生有神靈安排。

正因如此在千年以前趙紫陽去世就被以朝代交替的大事預言而記載，其實就是預告一場人間的新舊交替，從告別中共開始。

所以我們看到趙紫陽遺體告別儀式何時能夠舉行仍無定日，趙家人與官方為此出現嚴重分歧，協商幾近破裂。當局希望盡快火化了事，官方不派發生平簡歷稿件，但家屬堅決不同意。

為什麼趙紫陽的生平稿，中共如此看重，因為悼念紫陽的純淨度就看生平稿，而告別中共的巨大內涵將依此而生。

所以中共一定會搞事，所謂在生平稿中抹黑，實際就是使之偏離悼念，而走向批鬥，或者是根本不發生平稿，強硬燒人了

事。其實從一開始中共僅以五十六字打發趙紫陽逝世的消息，就突顯中共之陰暗的變態躲避心理。

中共與趙家圍繞趙紫陽追悼會的事宜，久拖不決，分歧難解，其大結在於對趙的評價語。據說中共硬要加上對趙紫陽「六四」犯下嚴重錯誤的結論語，而趙家則認為如果不能阻止中共強加這樣的誣陷之詞，那就把趙紫陽受到的近十六年軟禁的不公對待事實一併寫入。

中共對趙紫陽的十六年的全方位的成功封殺，被網上戲稱為在人權迫害方面的令世界驚歎的一大奇蹟。當今大學生沒有多少知道趙紫陽為何許人了，年紀大一些的，得知趙紫陽去世，彷彿是隔了一個世紀的感覺，「太久了，想不起來了」。倘若把趙紫陽受到中共近十六年軟囚禁的不公對待的事實寫入悼詞，那不等於中共（江家幫）十六年創奇跡的艱苦努力白費了，它怎麼肯幹呢？

按中共慣例，人死後，悼詞只講好話，人死了還講怎麼壞，怎麼錯，不成了批鬥會了嘛。所以表面上，中共還有一種選擇，就是不提「六四」這事，就像沒發生，給個生平，講講過去的功勞就算了事。趙家也一定知道要想讓中共認錯，難似登天，所以也不太會拒絕這個折衷方案。但是從中共和趙家的來回拉鋸來看，中共根本不想這樣折衷息事寧人。

為什麼？有分析認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中共不想讓人有錯覺：中共借評價趙紫陽幾句好話，將啟動人們對「六四」平反的期待。

這只是表面的東西，其實中共什麼時候認真對待過人民的期

待，你一次次失望，它從來不會內疚，相反它還會利用你的期待為它所用。

所以這一次中共也絕不是怕引起什麼錯覺，關鍵如前提及「悼念紫陽」與「告別中共」的內在的不可分割的統一。

去年新年伊始，全球九十一個團體共同發起「告別中共」倡議，聲明中說：「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揭露了中國共產黨（中共）的邪惡本質，給為禍人間的中共蓋棺定論，引起中國大陸和海外的震動。天涯海角，紅權內外，人們的心靈被牽動。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為了我們自己和子孫後代的前程。我們心願只有一個：告別中共！……這是一個和自己心靈達成的願望，拒絕中共、拒絕邪惡。」

中共對《九評》及隨之而來的「退黨浪潮」、「告別中共」的《九評》現象的反應一反常態，換了個人似的，全無歷史上的霸氣，亂了方寸。網路上傳說被是是《九評》的九道天符定住了。當然它不是不緊張，而是緊張過度，對內採用一塊死的捆綁戰術，下令退黨者開除公職，並突擊研究生成班的集體發展黨員。

正在這火候上，一月十七日趙紫陽辭世，中共最不願看到的海外各地悼念潮起，其中十多個國際大城市都召開悼念大集會，打出「悼念紫陽，告別中共」的橫幅。

「悼念紫陽，告別中共」為什麼被有機的緊密相連，網路有一段關於此的精彩論述：

「十六年來，紫陽先生至死選擇了自我放逐，不與中共同流合污，保持了一個歷史人物應有的尊嚴，非常難能可貴。因為做

為一個從年輕時就追隨中共，一生的歲月都拋灑在其中了，最終成為中共要員走上了其權力的頂峰，卻在關鍵時刻做出了犧牲個人保全良知的選擇，無疑成為了歷史的光明人物。紫陽先生以總書記之身，用實際行動拋棄了下流而又殘忍的中共，人性終於戰勝了黨性，雖身體上成為中共的囚徒，但精神上卻贏得了真正的自由與美譽，是一個真正的勇士。」

可見，趙是「告別中共」的先行人，失去自由前期數次拒絕鄧小平的招安，網路傳他還兩次寫了退黨聲明，後期又忍受江小肚雞腸的全面封殺，在一個擁擠的小院裏度日十六載。

對這樣的視死不渝的「告別中共」的先行人的悼念，本身就是對他生命最重要的信念的認同，所以就在同時告別著中共。反過來告別中共的本身，又是對趙精神的最大支援，所以也是對他最深的悼念。

目前來看，「悼念紫陽，告別中共」不是兩句話，是一句話，一個意思，是當前特殊情況下相互呼應的兩種表達方式。

所以中共「悼念紫陽」就是在「告別中共」自己，就是在給自己辦告別。更讓中共邪靈恐懼的是，這是正式的官方形式，就是說天要認帳的，或者說在上天看來，就是中共發誓自滅的鐵證。中共邪靈拉人入黨，就給打上獸印，這下輪到老天要給它的自毀列印，它敢幹嗎？

可以想見，總邪靈都告別自己，它還能籠絡誰，套牢誰呢？樹倒胡孫散。其實也就是到了天意滅中共的時刻了，對明白的人來說不正是天賜良機嗎？

對於中共圈內的人士，平時要和中共劃清界限，保個將來的

平安還找不到什麼隱蔽的藉口，弄不好還被中共咬上一口。這次參加趙紫陽先生追悼，合情合理，據說有現任和離退的高官都申請參加，所以有條件盡量爭取去，各地爭取辦，無論什麼方式盡量的表達，形式越純淨越好，真正的悼念紫陽就是在告別中共。生死一念，天賜良機。

再說白一些，趙紫陽的事在宋代的著名預言〈梅花詩〉就有記錄，去年被高人解讀，說明趙紫陽的一生都有神靈早安排。

趙紫陽命中沒有直接完成中國的民主改革大業的使命，否則就不會錯失「六四」振臂一呼的良機。但是命運卻安排了趙十六年的磨難歷煉，成就四個字：告別中共。這可能就是趙來到人間的真正使命，才會在今天，以如此的強大的道義力量震撼世界，震撼人心。正因如此在千年以前就被以朝代交替的大事預言而記載，其實就是預告一場人間的新舊交替，從告別中共開始。

如此就不難理解官場處事分寸老練的趙紫陽，絕無僅有的，令中共自身都想不到的也無法解釋的，從中共的黑潭中蓮開不染，在道義上一真就是十六載，一開始就堅定無比，毫無牽掛，以後至死也沒有任何動搖的跡象，這根本就不是一般人的理所能解釋的，就是神給安排的，他此生就是帶著這個使命。

現在世人都得到了趙紫陽用一生成就的使命資訊，完成使命的紫陽老人定然有其美好去處，這是他老人家的公德所在。可是活著的人怎麼辦，這對中共的生死問答，可能就成為我們每個人解脫中共的護身符，明白其中真意的人自然知道如何的前行。

「悼念紫陽，告別中共」，就是具有這樣深刻的涵義。

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大紐約各界公祭趙紫陽先生大會於紐約

法拉盛喜萊登酒店舉行。會上由楊立宇教授代表大紐約各界公祭趙紫陽委員會發布告全球華人書，第一條就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召開追悼大會並公正評價歷史功績。大紐約各界公祭趙紫陽委員會並表示，如果下周一在大陸的追悼會上不做出公正評價，趙紫陽親屬就不會撤去靈堂。

這是第一次看到海外抗議團體向中國政府喊話，而不是在向中共喊話。就是說人們已經開始把中共和中共執政的政府分開，同時也看到將中共邪靈與黨內有良知的人分開的公識。

至於中共為什麼在趙紫陽追悼會問題上的不可理喻的狂燥，和它將來的變態行為，是因為悼念紫陽，中共就在宣布告別它自己，這就是它的致命死穴。

（大紀元一月二十四日訊）

趙紫陽——良知形象的力量

文／王超華

趙紫陽先生去世了，他以一生的努力和探索驗證了自己的選擇，也以遭受軟禁的最後十五年驗證了自己的人格，並因此得到人民的懷念和世界的敬重。筆者在這裏祝願他安然長眠，也向他遠在北京的家人遙致關切，衷心祝願他們節哀保重。

無論趙紫陽先生在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政治生涯中是如何選擇的，他已經從容離去，功罪任由後人評說。而全世界的華人和各國政治領袖更為關注的，其實是他生命中的最後十五年，是他遭到軟禁，陷入沉默，政治生涯突然中斷的那段時間。

在這沉默的十五年中，他以自己在人道立場基礎上的不妥協不合作，把「六四」的屠殺者牢牢地釘在了恥辱柱上。愚蠢殘忍的屠殺者和他們的政治繼承人，處心積慮地封殺趙紫陽先生的一切形象和聲音，事實上幫助這位政治家完成並完善了自己的道德人生——一個人的政治野心和政治事業，在生命這最後一段歷程中，終於讓位於有普世價值意義的人道底線，使我們今天每一位悼念趙紫陽先生逝世的人，都對他油然而生出敬重，同時也無法不嚴厲譴責他的迫害者。

十五年來，中共當局處心積慮地封殺趙紫陽先生的形象和聲音，就像他們處心積慮封殺「天安門母親」群體和所有政治迫害受難者的聲音一樣，證明著一九八九年爭取民主的群眾運動對專制制度的深刻威脅，也證明著攫取了中華民族政經軍事大權的中

國統治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截然對立。所有那些「先進性」和「代表性」的言論，都是遮蓋這種對立的、徹頭徹尾的謊言。趙紫陽先生在一九八九年自覺選擇了反對鎮壓學生、鼓勵民主化政治改革的立場，同時也就把自己和十五年以來所有受到壓迫的廣大下層人民群眾聯繫在了一起，把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和自那以後中國民間所有的反抗運動聯繫在了一起。

這才是中共當局為什麼在趙紫陽先生逝世後風聲鶴唳，惶惶不安，嚴密加強戒備的真實原因。

即使在自己製造的沸反喧天的「代表性」噪聲中，中共當局也無法消除對一位已經沉默了十五年之久、日後也再無可能現身說法的老人的恐懼。這就是中國國內人心未泯的體現，這就是趙紫陽先生良知形象的力量。

為此，我們深深感謝趙紫陽先生，並悼念他的離去。為此，我們呼籲中共當局和中國政府還趙紫陽先生以公正，還「天安門母親」群體以公正，還歷史以公正，平反「六四」，開啟民主化進程的政治改革，還給人民一切應有的政治權利。

趙紫陽先生死後，一如他生前，以其沉默守護著中華民族的良知。

願他從此永遠安息！

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於洛杉磯追悼趙紫陽大會
(大紀元一月二十四日訊)

您用您的死喚醒了所有活著的人

在華盛頓悼念趙紫陽國際大集會上的發言

文／唐柏橋

兩個星期前的一月十七日，也就是美國人權先驅馬丁·路德·金紀念日，我們尊敬的長者，因反對「六四」鎮壓而名垂青史的前國務院總理、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先生因病與世長辭。消息傳來，舉世同悲。

我們為中國失去了一位正直而敢於向暴力說不的勇士而感到悲痛；我們為這位曾身居國家領導人之位的老人遭到中共長達十五年的軟禁，至死不得與昔日的同事和朋友見上最後一面而感到悲憤；我們為中共大開歷史倒車，中斷了胡耀邦與趙紫陽開創的政治體制改革進程而感到悲哀。

在過去的短短兩個星期裏，我們再一次充分見識到了中共這個邪惡政權的惡魔般的表演，他們殘暴不仁的本性在趙紫陽治喪期間暴露無遺。他們在處理趙紫陽喪事問題上創下了歷史上無數的第一：

他們針對曾為國家和黨的領導人的趙紫陽逝世所發的訃告只有短短的五十多個字，既沒有對趙紫陽的生平的任何介紹，也沒有提到他曾為他們的總書記；

他們不允許趙的家屬召開追悼會，連遺體告別儀式也只能由中共來全權操辦，不准趙家插手，同時禁止趙紫陽生前最親密的助手鮑彤等參加遺體告別儀式；

在趙紫陽治喪期間，胸前佩戴白花竟然成了一大罪狀，有人因為佩戴白花而被拘捕，更有人眼珠都被打了出來；

在趙紫陽治喪期間，上網書寫悼念趙紫陽文章被嚴厲禁止，全體國民被集體封嘴；

.....

尤其令人憤慨的是，趙紫陽生前遭到軟禁長達十五年，中共封鎖有關趙紫陽的任何資訊。如今，這位被終身軟禁的老人已與世長辭，而中共居然不顧其家人的強烈反對和抗議，在公開發表的新聞稿裏竟不忘再對他進行最後一次的羞辱，誣衊他在八九民運期間犯下嚴重政治錯誤。大家都知道，過去連暴君毛澤東在他的政敵陳毅元帥去世後，還能做到只提其功不提其過。中共當局視「人死為大」的傳統觀點於不顧，肆意踐踏趙紫陽的名譽，已招致天怒人怨。天地昭昭，看來中共的氣數已盡。

今天，趙紫陽先生的遺體已經火化，人們已經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告別了這位曾撫慰過千千萬萬八九學生和市民的心的慈祥的長者。往者已逝，來者可追。我們應該在沈痛悼念趙紫陽的同時，開始思考「為什麼會在我們的國家發生趙紫陽這樣的悲劇」，「我們的國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應該如何以實際行動告慰這位曾為千萬天下蒼生流淚的老人，以及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為了中國的文明進步而獻出了生命的所有華夏兒女的在天之靈。」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中共的殘暴無度已經將中國推向了毀滅的邊緣。中國的有識之士們憂天下人之所憂，正在以超過人們想像的速度迅速集結，準備為天下蒼生而戰。他們已經在千

錘百煉中成長起來，他們發誓要結束這個歷史上最邪惡的政權，將中華民族從苦難壓迫中解救出來。中國是我們十三億國人的中國，我們不關心，誰來關心？天下百姓皆我兄弟姐妹，我們豈能再任由他們肆意踐踏凌辱。凡我中華兒女，皆應勇敢向前，眾志成誠，驅除邪惡，迎來光明。

一個變革的時代已經來臨，一個和平的時代已經來臨，一個文明的時代來臨，讓我們沿著八九民運的理性和平精神，為開啟華夏新紀元而貢獻力量。八九民運時出現了王維林，趙紫陽，徐勤先（前三十八軍軍長，因拒絕執行向人民開槍的命令而遭到判刑），出現了無數閃爍著人性光輝的英雄人物。在新的變革時代，更多的王維林、更多的趙紫陽、更多的徐勤先式的人物會從民眾中、從中共黨內、從中共軍隊裏湧現出來，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中共的暴力機器將在下一次民主浪潮來臨之時徹底癱瘓。誰武力鎮壓國民，誰就將被趕下歷史舞台，這已成為八九民運以後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真理。我們的先驅孫中山先生曾說，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國，民主潮流更是勢不可擋。

趙紫陽的去世，既令我們悲傷，也讓我們看到了希望。中國的民眾已經行動起來了，他們通過各種巧妙的方式與當局展開對決，並正在向當局步步緊逼。中共只由招架之功，已無還手之力。一個丁子霖已經讓中共膽戰心驚，而千萬個丁子霖已經或即將從中華大地四處湧現出來。中共能禁錮住一個丁子霖，可是他們能禁錮住千千萬萬個丁子霖嗎？更令人感到振奮的是，從來鐵板一塊的中共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在這次悼念趙紫陽的活動

中，原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喬石、原中共軍事委員會參謀長楊白冰、人大常委會第一副委員長田紀雲等，公開表達了對江胡所主道的中共當局的強烈不滿。黨內派別公開化及體制內健康力量逐漸疏離中共已是大勢所趨，這將為中國走向多元化民主社會創造出一個有利的環境。

馬丁·路德·金四十一一年前曾於我們今天集會的地方、自由與民主的象徵地美國國會山莊前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著名演說。今天，我要說，我也有一個夢。我夢想有一天在生我養我的那片神州故土上，自由與民主的旗幟高高飄揚，人們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政府不再是鎮壓國民的機器，而是服務於大眾的機構；我夢想有一天國人不再沒有尊嚴地活著，不再被世人視為只知明哲保身、沒有社會責任意識、只為生存而活著的一群人；我夢想我們的子孫不再在鬥爭與仇恨的環境中成長，他們的心中只有無盡的愛與同情，他們的臉上永遠帶著笑容，他們生活在一個道德高尚的文明國度。我相信，這不僅是我的夢想，也是今天冒著嚴寒來到這裏的所有的正義之士的夢想，讓我們攜手為實現我們的共同理想而努力。

趙紫陽先生，您以您的不屈和理性反襯出中共的殘暴無情，您讓所有的國人意識到了尊嚴的可貴，您讓所有的國人看到了自己在中共專制統治下的最終命運。您用您的死喚醒了所有活著的國人。「一個逝去的人閉上了眼睛，無數活著的人睜開了眼睛。」您的離去將開啟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文明的世紀，您的死重於泰山。我們尊敬的紫陽先生，您安息吧！

（大紀元二月二日訊）

中國，需要深沈的民族反思

文／黃永森

紫陽走了！獻上一束鮮花，表達我們由衷的敬意，寄託那無垠的哀思！

紫陽走了！正如他的摯親所言，「他終於獲得了自由！」這是多麼悲沉的話語！試想在失去親人的巨大悲痛之際，卻道出了這般沉重惆悵的哀歎：它既表達了一種無奈——對一位老人十五年不公正對待的憤懣！更是一種期待：一種為所有人的生與死的期待。

是的！唯有經歷了生離死別的心靈煎熬的人，依然充滿正義的期盼和追求中國政治文明的良知未泯的人，才能感念到對人生生死意義的大徹大悟和幾近本質的洞悉。按佛教的說法，死是一種解脫！是一種對世間萬般苦難的超脫。它的最高境界是「鳳凰涅槃」。紫陽無疑當之無愧！而在西方的話語中有一種說法是，死是對生的讚美！由此不也啟迪人們對生與死的本質與意義的另一類哲思？而不會沉溺於對死的恐懼或過度哀痛之中。

然而，這位憂國憂民至死不渝的老人，為我們留下甚麼遺願沒有？相信他絕不會僅為自我解脫而去！在悲壯無比的感慨中，他的生與死的訣別，能否為我們民族的反思和理性的覺醒再貢獻些什麼？或則，我們能從中體悟到什麼？我以為，有兩點尤值得思考。而關鍵是需要深沈的民族整體的反思！

一是，如何將中國人的生死觀的提升與對自由平等人道和基

本權力的普遍追求相結合？並引致民族理念、公民觀念與心性的深刻轉變和昇華。

二是，中國人追求現代制度文明，如何能與現代宗教理性的「寬容」精神信念和品格建樹密切結合？以改造我們民族心性，變換過度倫理糾葛的社會氛圍，剷除政治仇結揮之不去的惡劣習性！從而，提升整個民族的寬容理性精神。

對此，我們需要對生與死意義和人的存在價值的徹悟。通過對中國傳統理念的「重大義、輕生死」加以「自由、尊嚴、人道、權益」追求的淬礪與磨合。以此確立現代社會正義觀念，為正義公平自由和諧的社會，為自己和每個人基本權利的保障，敢於「捨生取義」，不避萬般艱難辛苦甚或犧牲奉獻而在所不辭！

當下言之，首在對於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手中擁有宰制他人權力的當政者，必須督其或迫其改換心性、培養和信奉起「政治寬容的現代精神」。這可以說，是紫陽精神的真髓所在！對政治歧義者與反對派、乃至政敵，能有做為普通人最起碼的寬仁與包容之心而待之，並假以制度法律規約之！為建構寬容文明的現代民主政治制度——保證每位公民既能寬容對待他人，也能享受他人寬仁待己。從而，能使人人免去對政治酷刑與殘暴迫害的恐懼的那種政治文明，而做出每個人的努力。

回顧八十年代，客觀地說，紫陽晚年追求和信奉的就是這樣一種現代人道寬容精神！它體現了曾經是「革命的紫陽」與「寬容的紫陽」的生離死別。同時也反映了二十世紀中國兩大革命對立陣營中良知未泯的老人，在歷經長期內外傾扎、生與死的百般磨難之後的一種頓悟與轉變。在台灣，有經國先生生前逝後的政

治轉換和民主化發展及其取得的舉世公認的成就；在大陸，則有鄧小平告別毛澤東的「改革開放的新政」，加之中國與世界的交流與融合日益擴展、兩岸交往的日益活絡等，才有過去二十多年大陸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

然而，最令人歎息的是，鄧最終跳脫不出自身的歷史局限，並使得胡趙雖追隨他的務實的經濟改革路線，卻未能開創出政治改革的新局。而胡趙之後的繼任者，至今也未能有對中國政治改革必然和迫切性的省悟，並實施有效的步驟和行動。尤其，至今當權者並未能對紫陽在「六四」事件中展示的，對待廣大學生民眾的和平理性訴求的「寬仁與容忍」的理性立場，並拒絕血腥鎮壓的「現代政治寬容精神」有所認知，並做出應有的反省、悔悟與改正。

故此，人們看到的是，中共當局如何繼續秉持專制極權統治的非理性、不寬容，殘暴的鎮壓了一九九八年的和平理性合法的民間公開組黨運動；如何對法輪功等民間信仰和自發性練功健身的婦孺老弱們，實施了慘不忍睹、殘暴至極的精神與肉體摧殘、折磨，甚至殺戮等等，已愈來愈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與廣泛的道義譴責，並面臨著國際法「反人類罪」和「滅絕群體罪」的正義審判，更將面臨著覺醒的中國人民對其罪惡的歷史清算。而今，大陸維權運動的高張，弱勢群體的蓄勢待發，各地抗暴抗爭事件此起彼伏，在在呈現了中共若繼續拒絕政治改革，必將自食其惡果的徵兆。

反之，紫陽的高風亮節顯示了他在政治意念與人格上，不僅超越了自我，也超越傳統政治革命意識形態毒化了的同代及當今

的中共政治當權者，並為中國政治文明化樹立了一個典範！紫陽的精神在此，必將為歷史所垂青；其深刻的意義，終將為更多的為追求自由尊嚴人權與文明寬容的憲政民主制度的中國人所領悟與尊崇。

回顧反思二十世紀中外暴戾的激情革命史，我們看到中國做為一個愚昧落後、理性不足而激情有餘的古老民族，幾千年皇朝與宮廷政治之暴戾殘酷，得以在中共王朝延續，其政治統治之殘暴與政權惡鬥之慘烈，空前絕後！被深深地烙上了現代專制暴政之恥印。人民遭遇了政治體制形態落後所造成的巨大災難。而在專制政治遮蔽之下，還深深潛藏著激情革命的懦弱性和群體瘋狂的罪惡性的另一面。

這在在使今天我們哀悼紫陽，回顧二十多年來中國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不得不對中共政治專制的本質特性與變化形態，及其根源做進一步思考。並從反思民族性的角度切入，對紫陽在「六四」學運中表現出的寬仁政治的立場與容忍民主反對派，主張以協商對話解決歧義和衝突的現代政治寬容精神，及其在中國政治變革中的特殊意義，加以充分的肯定與闡揚。並期待中國更多的政治人物能見義思齊、效法紫陽：為改造專制政治的劣根性與非人道的邪惡性，弘揚現代寬容精神，勇敢告別並超越自我，為共同推進政治變革，實現中國和平崛起做出應有的貢獻！

紫陽千古！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八日於比利時

（大紀元一月二十八日訊）

趙紫陽的等待

文／王力雄

幾天來，我被警察軟禁在家。對我要求出示合法手續，警察的回答是「上級指示」。做為執法者，那些警察無視法律，他們的「上級」則是超出法律之外的。對此，我只有這樣安慰自己，連他們的總書記都被非法軟禁了十六年，我又算得了什麼？

只有這個時候，相同的軟禁使我和趙紫陽先生有了比較直接的聯繫。以往多年，他對我只是一個概念，承載著一段宏觀的歷史。我對他的改革之道並非全然認同，對他拒絕鎮壓民眾也看做是當權者的起碼道德。我對紫陽先生的敬佩是隨時間產生的，一時的選擇可能出自各種因素的組合，然而經受十幾年迫害堅持不悔就成了偉大。

不能出門，我每天只有通過網絡關注趙的身後之事。看到去過趙家弔唁的人寫趙書架上有我的《黃禍》和《自由人心路》，使我產生了與他神交之感。三年前，趙監禁期間惟一能保持往來的宗老曾約我見過一面，告知趙看了我的《底層毛澤東與經濟文革》，並有相當認同。那時我和宗老約定，「鬆一點」的時候去拜訪紫陽先生。然而「鬆一點」的時刻一直沒來，與紫陽先生再沒有此世見面的機會。

宗老當時曾問，趙還能做些什麼？事後我常回想這個問題。其實何止是趙，我們很多人都面臨同樣問題。即使我們沒有十六年如一日地被警察看管，卻是生活在一個形同監禁的國度。

有人責備趙做得不夠，有人認為即使他在監禁中也可以做得更多。或許那些看法各有道理。趙發出的聲音會比其他聲音傳得更遠。然而即使他能發出聲音，也頂多是聲音而已。以趙的經驗和智慧，對此比任何人都清楚。人想說話是因為抱有希望，如果終歸只能對牛彈琴，又何必枉費口舌？

我相信趙在十六年的漫長歲月所做的就是等待。我無法知道他等待的具體內容。以他的位置，最可能是在等待中共黨內發生變化——等鄧小平壽終，等李鵬下台，等江澤民退位，等一個「××新政」……然而鄧小平死了，李鵬下了，江澤民退了，「新政」變成時髦之詞，他所希望的變化卻始終沒有等到。無數中國人都是如此一輪一輪地等待，從希望到失望往復循環，真好比在放大的舞台上重演「等待戈多」的荒誕劇。

但除了「等待戈多」，我相信趙還在自覺不自覺地等待一個更大的結局。那結局或許不是他所希望，卻是站上了他的高度不可能不正視的——一個只有用鎮壓和賄賂維繫的政權，注定將會垮台；一個只有黨棍而無偉人的政黨，注定逃不脫滅亡。這結局，趙先生同樣沒有等到，不過免於目睹他為之奉獻終生的黨國灰飛煙滅，也許對他不是壞事。

今天，我也在等待，既在等待「戈多」，也在等待那個大結局。我不能預測最終結果會是哪個，然而必定會有一個結局，而且相信在我此生就能等到。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感覺中國已經接近「to be or not to be」（生存或毀滅）的結局。這使我生出莫大興趣，甚至成了吸引我生活的主要內容。如果只從一個看客角度出發，有什麼能比看到中國這場大戲怎樣收場更不負此生

呢？

我遇到過一些智囊、專家，他們能以各種邏輯和數據精密地論證黨國的樂觀前程。的確，他們掌握的資訊令我望塵莫及，但是我只用一句話回答——我相信天理！

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一個專制而且腐敗的政權必定天理不容。哪怕它能把社會控制到天衣無縫，最終也逃不脫天理的懲罰。實際上，在那踐踏自由的鐵蹄之下，我們環顧四周，它的每塊基石都在鬆動，搖搖欲墜。如果有一天那巨無霸般的軀體被一個輕微震盪掀得轟然倒塌，我絲毫不會感覺意外。

紫陽先生，雖然你沒在現世等到結果，但你本人已經化入天理之中。天網恢恢，施加於你的迫害必得報應！你在天堂的靈魂，和我們一起等待那天理伸張的時刻吧。

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寫於軟禁中

（大紀元一月二十五日訊）

趙紫陽喪事前後密聞大披露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二月七日，陳一諮先生向大紀元披露了趙紫陽先生喪事期間的密聞。陳一諮先生指出，整個喪事過程，當局的控制之嚴是毛澤東時代都沒有過的，中國歷史上更沒有過，比斯大林集權主義更加恐怖、可惡，共產黨已經墮落到絲毫沒有人性的程度了。陳一諮先生表示對中共當局在趙紫陽逝世後喪事期間的醜惡表演、流氓欺騙的手段表示強烈的氣憤和痛恨。

下面是陳一諮先生在接受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時批露的趙紫陽喪事前後不太為人所知的十四件事情，陳一諮先生表示這都是通過可靠的消息來源得到的。

一、趙紫陽還沒有病故，中共就已經做了準備，就在趙紫陽剛剛病故的時候，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出了內部文件，所有的公務員一律不能去弔祭趙紫陽。同時還通知凡是在趙紫陽工作過的地方，如：廣東、四川、內蒙以及他的家鄉河南，不許人來悼念。後來，因為國內的呼聲太強烈、國際的輿論也太大，他們才允許廣東來了少數領導人，相當一部分想來的人都沒有來成，而趙紫陽的親戚，很多人想來也沒有來成，有人來成了，但是受到了種種的威脅和恐嚇。

二、當局對所有的新聞都進行了封鎖，不僅是不允許報導，互聯網上的文章都刪除，而且對於想報導和想採訪的記者，都採取了很多野蠻的、不講道理的、不講人性的軟禁、警告等各種手段。中共發的文件中有一條，哪個單位的人要去祭奠了，那個單

位的領導人要負責，很多領導人為了不丟官，只好限制下屬去悼念了。新聞單位也沒有辦法，完全都是被中共嚴密地控制著。

三、外國政要、團體、個人發給趙紫陽家的唁電、信函、悼文，趙家一個都沒有收到，全部被攔截，包括美國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發給趙紫陽的太太和家人的信，趙家也都沒收到。這不僅是違背了起碼的人倫、人性，連起碼的外交道義、外交規則都不講了。

四、不僅阻止大家去富強胡同六號設的靈堂祭奠，而且從趙家設了靈堂之後，北京所有的花店都被下令不許賣白花。人們買不到白花，只有到遠郊和別的地方買來，而且路口設置了很多障礙。

從開始的時候，十八日，靈堂剛建立的時候，當局控制得比較嚴，因為大家的強烈抗議和海外輿論的強大，使他們放鬆了幾天，所以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這四天，就去了將近五千人，還有很多人被擋著。後來，當局看去的人多了，就又嚴控起來。陳一諮先生兩次託人送花圈，都沒有送成。

五、趙家的孩子按照中國的傳統想到廟裏去做場法事，結果同意趙家去辦法事的人也被安全部門給抓走了。不僅如此，而且趙家的人在廟裏做法事的時候，都不讓戴白花、黃花。

六、趙紫陽的一個姪女想到靈堂去祭拜，單位的領導找她談話，說：希望你不要去，你要去的話，你是不是還想繼續在這兒幹。威脅她，如果去，就要被開除。

七、趙紫陽一位老堂兄，九十多歲，聽說趙紫陽不在了，從他河南老家想來祭拜，但是他所在地的鄉鎮長攔住他，不讓

他來。這位老人痛哭流涕，最後以死相脅，最後當局不得不讓他去，還派了一個人跟蹤。

八、趙紫陽的親戚和下屬到了北京後，通過重重的阻礙，到了北京，表面上是安排在北京飯店了，但是所有的人都安排在一層樓，全部都被秘密警察和安全人員守住，不讓人進，電話也打不進去，住進去的人電話打不出來，也不許到別的地方去。到趙家去拜祭還得有人跟著。

九、在趙紫陽告別儀式那天的早上五點鐘，家屬突然接到通知，讓他們到醫院去，家屬就去了。去了以後，所有的攝像設備、照相機都被清除出去了，說是要做一次安全檢查。清除出去後，鮑彤來了，家屬事先不知道，鮑彤滿臉的剛毅，向趙紫陽致祭，這時候，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從兜裏拿出一個數碼相機，要給鮑彤拜祭拍張照片，結果安全人員過去就要搶，王雁南沒讓他搶走，但被擋住不讓照。這時候，王雁南的先生王志華就說：「你們這樣做，太沒有人性了，太不像話了，你們要這樣搞的話，下面的活動我們停止。」在這種情況下，安全人員才退縮。

最後，鮑彤給趙紫陽遺體鞠躬的時候，王雁南照了三張像，但是家屬強烈要求鮑彤去參加遺體告別，還是沒被允許。

鮑彤去的時候，右手腕子上打著石膏，就是前段時間他和太太要去悼念趙紫陽時被阻攔，他的太太被推倒在地斷了兩根肋骨，鮑彤也右手骨折。

十、中共在遺體告別的日子上也玩花招，決定二十九日開遺體告別，二十六日晚上才告訴家屬，使得家屬很難通知外地的親戚朋友。

十一、家屬給到趙紫陽靈堂祭拜的人發出去兩千多份邀請函，請他們去參加遺體告別，結果到會的只有大約一千三百人。其他的人全部被攔阻，被攔阻的人往往是官方認為敏感的、親近趙紫陽的、或者可能參加了表達自己真誠意志給當局帶來麻煩的人。對名單時，當局故意快快地翻過，說沒有這個人。家屬指出來說有這個人，他們才不得已才放行一個。

十二、當局拚命用各種方法攔阻弔唁的人。要花招，告訴家屬，說遺體告別儀式是九點到十一點，實際上，八點半鐘就已經悄悄開始了，所以有些來得晚的人就被擋在外面了，遺體告別實際上十點鐘就結束了，後來又有好多人進不去了。所以，他們不僅沿途阻擋，而且欺騙家屬，在時間上還做文章。

十三、本來家屬已經和官方達成了條件。家屬希望趙紫陽早點入土為安，不希望把事情拖得過長，但是官方始終不同意家屬的要求，最後達成兩點妥協，一個是官方不提「六四」的事情，趙家也不提被囚禁的事情。另外一個，當局讓趙家的孩子看了放趙紫陽骨灰的地方，說是放在陳雲、李先念的骨灰旁邊，這樣家屬覺得勉強還可以，就先讓老人入土為安，結果，在告別儀式還沒有結束前半個小時，新華社的新聞稿就發了，說趙紫陽犯嚴重錯誤。同時，又讓家屬去看另一個靈堂，要把趙紫陽的骨灰放在司局長級別的地方。家屬不同意，所以就把骨灰帶回家了。

十四、所有去趙紫陽靈堂拜祭的人以及去遺體告別的人，都被當局錄影登記，當局從中選擇過去跟隨趙紫陽的或者對當局有所不滿的，開始跟蹤、監控，甚至進行新一輪的迫害。

（大紀元二月八日訊）

索羅斯事件：中共倒趙久蓄謀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中共保守派以打倒趙紫陽為目的的「索羅斯（George Soros）事件」，充分反映了中共保守派倒趙蓄謀已久，「六四」只是陰謀的一次總暴露。大紀元記者辛菲特別採訪了知曉此事內幕、直接當事人陳一諮先生。陳一諮先生曾是趙紫陽主政時期的智囊人物，曾經擔任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也是「索羅斯基金會」中方主席。

記者：趙紫陽先生既沒有判刑也沒有判罪，但是卻被囚禁將近十六年，而鮑彤先生入獄七年，現在即使被放出來也仍然不自由。中共方面一直千方百計找理由想治他們的罪名，但是一直沒有找到證據。這段時間，很多朋友在討論關於趙紫陽先生曾被誣陷為勾結國外勢力的事情，我是指「索羅斯事件」。趙紫陽先生曾經被誣陷為所謂「與索羅斯勾結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構陷中間一定有驚心動魄的故事，這也是揭露中共卑劣手段的一個例證。最近程曉農先生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也提到此事。您做為「索羅斯基金會」的中方主席，應該知曉此事的詳情，不知您是否可以跟讀者朋友們介紹一下來龍去脈呢？

陳一諮：是的，最近程曉農先生講了中共陷害趙紫陽，用「索羅斯基金會」這個事兒，企圖把趙紫陽打成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引起各界的關注，程曉農講的情況應該說是基本屬實的，當然我做為直接的當事人，瞭解的情況可能更多一些。

在回答之前，我想告訴讀者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當時《百姓》半月刊的主編陸鏗先生在巴黎跟我談了三個小時，

專門談索羅斯這個事情，後來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日的《百姓》半月刊（第二十三期）上登了這篇採訪，題目叫做「索羅斯事件經緯」。

「索羅斯事件」，或者說是「索羅斯基金會」這個事，實際上是中共那些既得利益者給趙紫陽和鮑彤栽贓陷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在斯大林時期，有不同意見的人往往被打成「異己分子」，或者是「帝國主義走狗」，或者是「特務」。中共陷害人也慣用這類手法，像劉少奇就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

「索羅斯基金會」這件事，他們大作文章。中國國家教委在「六四」事件之後出了一本書，叫做《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這個書在一開始的描述中，就想把「六四」廣大學生、市民的愛國的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的活動打成受國內外反動勢力，特別是美國的反華勢力操縱的一個運動，一開始就提到了我和索羅斯怎麼勾結，我當時看到這本書覺得共產黨整人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又卑劣又無恥。

像「索羅斯事件」，雖然已過去十五年了，但我覺得，還是有義務將許多不為人知的秘聞告訴各位關心中國前途的朋友們。

「六四」以後，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一次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當時公安部長王芳做了一個報告，說趙紫陽和鮑彤通過陳一諮和李湘魯勾結美國富商索羅斯，而索羅斯是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當時他說完後，王震拍著桌子說，「就憑這一條，趙紫陽就應該審判，鮑彤就應該判死刑！什麼『三所一會』，趙紫陽的大小艦隊，要抓一批！流放

一批！殺一批！」真是殺氣騰騰。

後來，王芳這個講話在七月二日做為中央的一個絕密文件發到了正省軍級，也就是說一個省、一個軍只有一份，所有用過索羅斯基金會的錢的個人、項目和組織全部都受到審查。當時，如果人們注意中國官方報紙的話，趙紫陽的罪名除了「支持動亂分裂黨」，又加了一個「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說法到了十月份以後又突然不見了。這裏面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其實所謂的趙紫陽「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指的「索羅斯基金會」這件事情。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在巴黎，一個朋友哭著告訴了我這個消息，說「老陳，你一定要救鮑彤一命。如果共產黨真把鮑彤殺了，將來就是平反也沒有意義了。」我聽了以後非常著急，就悄悄地來到了美國，八月一日下午到晚上，我在索羅斯家跟他談了五個半小時，我把當時中國一九八九年發生的運動，為什麼會發生啊，中間的過程啊，以及趙紫陽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鬥爭啊，詳細地述說了一遍。他聽完後掉著眼淚摟著我說：「英雄啊，英雄啊！」我說，「英雄不是我，是那些死在天安門廣場的年青的學生和市民，是趙紫陽，是鮑彤，是王維林！」他說，「你需要我做些什麼？」我就跟他講了王芳的這個講話，以及中共在追查用過「索羅斯基金」的個人、項目和組織，並誣陷趙紫陽、鮑彤和一批人。所以，我希望你給鄧小平寫一封信，把副本給江澤民，說明基金會的事兒。他說，這信怎麼寫呢？我說，我建議你寫三個問題：第一，就是為什麼要成立這個基金會；第二，這個基金會做了什麼事情；第三，基金會的基金是從哪兒

來的。最後，希望你說明，既然資金是你的，你可以請北京派人來查錢是不是你的。同時你也可以表示，願意到北京去談這件事情。並把這件事在美國著名媒體上透露。我說，你這封信去了之後呢，可以證明你這個錢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你建立基金會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國改革成功，成為一個開放的、平等的社會。這樣做，可能會制止中共對趙紫陽、鮑彤的進一步陷害，這個問題也就緩解了。

我回到法國後，索羅斯把他起草的信給我傳了過來，我又提了若干修改意見，後來就發出去了。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我又一次見到索羅斯，他告訴我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給鄧小平和江澤民的信已經發出去了；第二，他找了《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讓他們把這事兒公諸於眾；第三，派他的法律顧問科恩去北京，跟他們直接談這件事。我向他表達了深切的感謝。

這個信的副本，我也通過朋友給國內帶了幾份，後來這封信在一份中國的內部文件〈內部參考〉上登出來了。這對王芳等人的謊言是一個摧毀性的打擊。因此，對鮑彤處死和對趙紫陽秘密審判的罪名都不成立了。所以到十月份，對趙紫陽的所謂的「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提法又不說了。

「六四」以後，成立了以王任重為首的趙紫陽專案組，查他的五個問題，兩年之後，王任重什麼也沒查出來，最後鄧小平生了氣，王任重覺得很委屈，後來就死了。所以趙紫陽說「任重同志在我的問題上還是說了公道話的。」

索羅斯基金這件事，他們想給趙紫陽、鮑彤搞栽贓陷害，企圖把他打成裏通外國、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甚至背後的涵義就是

當了帝國主義的幫兇和走狗。這樣的一個陰謀就破產了。

記者：請問您當時擔任什麼職務？

陳一諮：我原來擔任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組長，國務院中國農村發展中心理事。一九八四年以後，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一九八六年九月以後，兼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秘書長，後來又兼任「索羅斯基金會」中方主席。

記者：請問索羅斯信的大致內容，您還記得嗎？

陳一諮：他說：「第一、我在中國建立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為了中國的改革和開放，為十一億人過上開放的、平等的、富裕的、繁榮的生活；第二、基金會的所有的活動都是公開的，所有的項目也是公開的，沒有任何顛覆內容；第三、基金會的錢，全部都是我的，我有全部的證明，與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關係。」他強調：「我願意接受鄧先生、江先生、李先生派人到美國來查我的這些東西，我也願意到中國去；如果你們繼續改革開放政策的話，我還願意繼續提供資助。」

記者：索羅斯的信怎麼上了「內參」呢？

陳一諮：這個詳細情況我就不清楚了。究竟是索羅斯的信被有的朋友直接看到了上到「內參」了呢，還是我通過朋友傳回去的幾封信被朋友上到「內參」上了呢，具體就不清楚了。或者有一種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索羅斯讓《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把這封信刊出了，新華社從《華盛頓郵報》上轉發的。因為一般中共對《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重要消息，都會上「內參」。像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也有可能是把《華盛頓郵報》上的文章編譯過去了。因為這是後來朋友告訴我的，我並沒有看到「內

參」。

記者：您覺得上「內參」這件事是否是個很重要的環節？

陳一諮：對，這是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因為這個「內部參考」呢，應該說是地師級以上的人都是能夠看到的。許多人看到後，李鵬、王震等人就沒辦法再繼續栽贓陷害了。

記者：索羅斯的信，鄧小平應該看到了吧？

陳一諮：我想他應該是看到了。因為他這封信是直接給鄧小平的，它的副本是給江澤民的。

記者：這個事情鄧小平說了什麼話了嗎？

陳一諮：那我就知道了。要說起這件事兒，在一九八八年的時候，當時趙紫陽有一個秘書，曾經找我，讓我再寫一份「索羅斯基金會」的材料。我說，我已經寫過兩次了，為什麼還要寫？他說，鄧小平要。為什麼呢？說明當時已經有人進讒言，在挑撥鄧小平和趙紫陽之間的關係，而且就想拿這個問題作文章了。

早在一九八七年七月，當時的公安部長王芳給趙紫陽寫了報告，說索羅斯是個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動亂，而基金會的這些人跟反動分子有聯絡。但是在這個報告上，他還沒有點我的名字。趙紫陽見到這個報告後，就說，既然是這麼個情況，體改所就和「索羅斯基金會」脫鉤吧。

我看到趙紫陽轉來的這個報告後，大吃一驚。立即找到朱嘉明和李湘魯，因為當時組建這個基金會的時候，索羅斯是美方主席，我是中方主席，索羅斯的私人代表叫梁衡，我的私人代表叫李湘魯，李湘魯是我們體改所當時的兼職副所長，他曾經當過趙

紫陽的秘書，我就請他們兩個人去做調查，瞭解究竟怎麼回事。朱嘉明就專程到了美國，查各種資料，李湘魯專程到了匈牙利，也查了各種資料，最後大家反覆討論，用事實證明，索羅斯先生是相信波普哲學的，他對資本主義有一定的看法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的貧富太懸殊，社會不公很嚴重。他相信波普哲學，所以他在美國搞了一個開放社會資金會。他認為，一個發達的社會，應該是開放的，因為只有一個開放的社會，人人才能平等，所以他一九八四年在匈牙利搞了一個基金會，因為他認為匈牙利的改革受到蘇聯的左右，改革的進展不快，他不滿意。後來，我們一起搞農村組的、曾經在我們農村組當副組長的何維凌，他到美國認識了索羅斯。通過他的介紹，當時由索羅斯出資，我們組織了一個十八人的代表團，一九八六年在匈牙利做了一次訪問，我和索羅斯進行了兩次會談。一九八七年十月，索羅斯到北京，我們在釣魚台國賓館接待了索羅斯，並且簽署了建立「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的協定。當然這件事情，當時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大家進行了討論，而且一致同意，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王芳給趙紫陽寫了第一個報告以後，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又寫了第二個報告，這次的報告把基金會的情況說得更嚴重了，他沒有任何根據地誣指「基金會是受美國情報局操縱的，是從事顛覆活動的。」

那麼王芳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以前是浙江省公安廳廳長。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省的公安廳廳長，能當上省委書記。他為什麼能當上省委書記呢？就是陳雲和李先念在起作用。因為陳雲和李先念，他們每年到了氣候好的時候，就到杭州吃喝玩

樂，王芳就鞍前馬後的拍馬屁，盡可能滿足老人的要求。包括李先念的秘書王維澄在北京提不成副部長，後來王芳出了個主意，讓王維澄在浙江省掛個名，當秘書長，提成副部長了。王芳這種溜須拍馬讓陳雲、李先念很舒服，就把他又提到公安部當上了部長。王芳是一個很會看領導臉色辦事的人。我估計，王芳連著寫這兩封信，不一定是王芳本人的意思，而是那樣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要搞掉趙紫陽找的一個藉口，只不過通過王芳的嘴說出來而已。

再一個例子，在一九八七年一月，批判胡耀邦之後，當時中宣部理論局有個局長叫盧之超，也是非常左傾的一個人，他到處演講，說，「現在是批了說自由化的，沒有批幹自由化的。」而且說「胡趙體制，批胡必批趙，不批趙就批不了胡」，而且當時他們還說，「政治上的自由化是由經濟上的自由化引起的，經濟上的自由化是由人民公社的解體引起的」，說「陳一諮那夥人瓦解了人民公社，早晚得把他們幹掉」。我聽了，也就笑笑而已。我說，中國古來哪有搞改革不死人的，死就死了，只要老百姓能過上豐衣足食的日子，也值得。其實他們是早有預謀的。所以後來到一九八八年鄧小平搞那個物價闖關失敗後，很多人就進一步倒趙了。

記者：您剛才談到王芳以前就打過兩次報告，是不是索羅斯這個事件實際上他們在「六四」之前就已經埋下了伏筆，所以說「倒趙」的行動並不只是在「六四」的時候，而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其實是蓄謀已久的大陰謀，「六四」事件只是陰謀的一次總暴露而已。

陳一諮：對，你說的太對了。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逼辭去總書記之後，他們就開始搞趙紫陽，搞趙紫陽的最早的一件事情還是當時書記處研究室有一個副主任叫梅行，給鄧力群寫了封信，後來鄧力群批給胡啟立，胡啟立批給趙紫陽，那信裏寫：「力群同志，據悉，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福特基金會支持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與我體改所（所長陳一諮）、北京青年經濟學會關係密切，企圖影響國務院最高決策，這個動向值得密切注意。梅行」。趙紫陽就批給安志文和鮑彤，他們轉給我。我為這件事情報告，證明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是愛國的，是為了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附上了幾十頁的資料，這麼一弄以後，調查人員去問梅行，梅行說「我聽說的」。後來問他聽誰說的，他說忘了。所以他們這種陷害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接著就是「索羅斯基金會」這事兒，王芳連著寫了兩封信。明顯的，就是要把黨內的改革力量整垮。他們在整垮胡耀邦以後，又在磨刀霍霍地準備搞倒趙紫陽了。

這明顯是一個陰謀。一九八八年八月，王芳又第三次就「索羅斯基金會」的事兒寫信，這次是直接送給鄧小平的報告，從這一系列事實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共保守派的矛頭是對著改革開放的，是針對著趙紫陽來的，「索羅斯基金會」只不過是政治鬥爭中的一個犧牲品而，這背後是有陰謀的。

